

中国喜剧电影人物塑造的未来在哪里？

——评《热辣滚烫》与《红毯先生》

桂琳

观察近期两部颇有话题度的喜剧电影作品《红毯先生》和《热辣滚烫》，无论是老牌喜剧导演宁浩，还是新秀喜剧导演贾玲，都在自己的新作中将刻画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主人公作为创作重点。这不仅成为两部喜剧电影质量的重要保证，也让我们看到它们各自的人物塑造困境，是十分有意义的现象。以此为契机，正可以展开对中国喜剧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

《红毯先生》： 荒诞喜剧如何塑造能与观众共情的人物？

从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开始，宁浩式喜剧逐渐成为冯氏喜剧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国产喜剧类型。它的基本配方简单说来就是成熟类型+喜剧+小人物。通过对各种成熟类型进行借鉴与混合，其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艺术创新能力等都较强。小人物的加入又使这种喜剧能产生与社会文化需求极其贴合的作品。正是因为以上这些优势，宁浩式喜剧带动了很多优秀喜剧电影的出现，对国产喜剧电影这些年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2019年的《疯狂的外星人》和《受益人》标志着宁浩式喜剧出现了一些创作困境。《疯狂的外星人》的困境在于宁浩渴望将自己的喜剧创作推向新的高度，但却提高了观众的观影门槛，有些曲高和寡。这使得他不得不面对艺术还是要票房的两难和迷茫。《受益人》则暴露出宁浩式喜剧配方上出现问题，一是在成熟类型借鉴与混合中出现了失误和过火；更大的问题则在人物塑造上，其中的人物主人公失去了真实的生活质感，有沦为空洞符号的危险。

在2023年宁浩扶持的新导演作品《二手杰作》中，可以观察到宁浩式喜剧的一种新尝试，就是将创作重点完全放到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对那个怀才不遇的作家父亲形象塑造比较成功。《红毯先生》的创作思路与《二手杰作》很像，仍然将创作重点放到人物形象塑造上，这应该是宁浩这个老牌喜剧电影导演对喜剧创作寻求突破的自觉追求。而且《红毯先生》的主人公形象塑造在艺术性上仍然是成功的。

人物形象难得地做到了立体而复杂。主人公刘伟驰为了挑战和证明自己



上图：《红毯先生》剧照
右图：《热辣滚烫》剧照

己，开始了一次冒险之旅，并在这个冒险之旅中展现自己复杂的个性。影片很好地把握着情节发展的节奏，既有耐心细致的情节铺垫，也有情节高潮点。一个又一个小事件的接连登场，将主人公一步步逼到命运的墙角，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性格真相。

视听表达也十分精致，影片开场就通过远景俯拍镜头建立起对主人公的一种态度，即以一种游离的态度去批判性呈现。很多关键性的场景也都展示了宁浩优秀的视听把控能力。但他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完全为人物塑造服务。人物所折射的思考更是广阔而有层次。这些思考有些关乎电影本身：在短视频和大资本强势时代如何拍电影？艺术电影的标准又是什么？但也有很多超越电影的思考，这些思考关乎我们的时代，更关乎普遍的人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如此着力和成功的喜剧电影，观众却并不买账。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宁浩自身陷入了既要又要的创作拧巴状态，导致对该片的定位失误。如果定位于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这部作品其实在艺术

术上还可以进行更前卫的探索。因为荒诞喜剧“是一种夸张而深刻的、具有哲理内涵的严肃喜剧”，一方面智慧含量高，创作难度大，对创作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创新的可能，能够帮助创作者进入到生活真相和人性深层展开探索。如果创作者能力超群，有可能产生佳作和经典。但随之而来，荒诞喜剧的观影门槛很高，而且因为思考的问题庞杂而有深度，往往很难成为高票房电影。

宁浩的拧巴之处在于，他之前有意将影片上映放到春节档本来就是冲着票房而来。但如果要取得高票房，就必须将荒诞喜剧进行一些改良。之前的宁浩式喜剧都有一些荒诞喜剧底色，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塑造与时代极其贴合并令观众产生好感的小人物形象。这让宁浩式喜剧不仅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强烈链接，从而降低了荒诞喜剧的抽象性和绝望气质，而且让人物形象也能够与观众形成共情。《疯狂的石头》《心花路放》等宁浩式喜剧的票房成功都依赖这一点。

而《红毯先生》则不愿意进行这样的



改良，而是坚持自己的完全荒诞特质和高高在上的精英视角。不仅内容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特征，而且将批判锋芒指向所有人。主人公形象不仅是高社会地位的代言人，而且也成为抽象精神的象征符号，这不仅让观众感觉到疏离和反感，更是无法与主人公形成共情。所以即使这部喜剧作品塑造了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观众依然不买账。

《热辣滚烫》： 自传式喜剧的人物在 与观众共情之后如何 超越自己？

贾玲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直在拍她自己，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喜剧创作，成为一种独特的自传式喜剧。这种带着她生命体验的电影内容，也催生了她喜剧作品中一种独特的主人公形象：真诚的贾玲。这使得她的喜剧电影主人公特别容易与观众形成共情，成为她斩获高票房的利器。但这种自传式喜剧创作思路对商业喜剧来

说受限非常大：

首先就是题材限度。从贾玲的两部作品来看，第一部作品她可以做到完全原创，但第二部就只能选择改编已有作品，因为个人的自传内容毕竟有限。而改编作品所携带的自身故事和人物逻辑不仅与贾玲的自传性追求之间会产生张力，也暴露出贾玲作为新导演的能力不足。《百元之恋》展示的是一个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女主人公从拳击训练中重新寻找生命意义的故事，这种丧而绝望的生命状态显然不太适合用喜剧来表达。这也就导致《热辣滚烫》在改编时必须为女主寻找新的精神特质，而且还必须是属于贾玲本人的特质，于是《热》中的主人公被塑造成携带着贾玲性格特征的讨好型人格。

但这种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改变必须由合理的情节和人物塑造来支撑，这里就暴露出《热》的问题了。为了表现女主的善良，影片将她周围的所有人都塑造成为好人，而且很多人物的转变都过于突兀和不合逻辑。他们实际上都是为了推动女主走向拳击的工具人，其作用就是用高密度的冲突让她陷入众叛亲离的

境地。而电影中小品化的笑点堆积与主线情节也毫无关系，为搞笑而搞笑。为了让观众认同女主的讨好型人格，影片甚至直接用“两个苹果”“看心情”“两个人打成那样，还能抱在一起。我以为想得到拥抱，只有对人好才行呢！”等对话场景直白地输出观点。但实际上，女主的讨好型性格与走向拳击之间的动机联系仍然是说服力不足的。这些都说明影片的前三分之二内容在电影质量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影片的主要吸引力来自最后的高潮，但也更多来自贾玲的身体和精神变化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很多观众甚至认为影片最后的减肥花絮比电影本身更震撼。

其次是自我消耗限度。《你好，李焕英》中贾玲凭借与母亲真挚而痛苦的情感牵绊与观众形成共情。《热辣滚烫》中贾玲更是用肉身的真实改变来表达一种力量与观众形成共情。先胖40斤，再瘦100斤的真实体重变化成为女主形象塑造的关键，也带来片中最重要的戏剧性。先胖40斤是要改变贾玲的胖身材在观众心目中的可爱形象，从而让观众对她产生陌生感。再瘦100斤更是让贾玲身体不仅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成功减肥后的贾玲身体也成为顽强、坚韧、自律、自信等美好品格的重要载体。但这样的自我消耗无论对作为导演还是演员的贾玲来说都是有限度的，也很难持续。这也意味着贾玲的下一部电影如何塑造一个优质人物形象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喜剧电影人物塑造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喜剧电影创作最近几年一直比较疲软，不重视人物形象塑造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宁浩和贾玲都将创作重点重新放到人物塑造上，这给中国喜剧电影摆脱目前的创作困境带来了很好的启示。如果将两部作品的人物塑造综合来看，倒是能够为喜剧电影人物塑造的未来寻找一条出路。贾玲的成功启示创作者，创作出能够让观众共情的喜剧人物形象一定是商业喜剧的基础和底线。宁浩的努力更说明，光靠共情还不够，还需要在人物塑造的立体复杂、情节与视听的协力，人物深度上下功夫。如果能够专注于让观众共情的优质人物形象塑造，中国喜剧电影走出目前的瓶颈也许会有希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被我弄丢的你》：爱情的谜面与生活的谜底

王婷

电影《被我弄丢的你》改编自短篇小说《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由原著作者郑执担任编剧，韩琰执导，檀健次、张婧仪领衔主演。

相较于八年前原著而言，电影在改编的意义上有比较大的调整，无论是剧情走向还是内核都与小说有明显的不同，显示出创作团队的诚意。小说是一个以男主角第一人称作为唯一视角的故事，关于一个渐入中年的男人对爱情与婚姻的审视及自我剖析，电影则将视点落于男女主角两端，在剧情的推进中更倾向于照拂浪漫爱情的部分。

简而言之，原著像是一个男人对婚姻生活的甜蜜牢骚，电影则以小说的故事为基底，编织了一个命中注定的罗曼蒂克故事，无论成功与否，都提示了爱情片的一种银幕改编解法。

命运的逻辑与爱情的形状

“命运是有逻辑的”，是爱伦·坡作品里的核心议题，作为电影《被我弄丢的你》的台词通向了关于这部爱情片的观者之道。

爱伦·坡是命运逻辑的起点。白晓宇和王斤斤从小就是爱·伦坡的超级书迷，在他打造的哥特世界里安置自我，此人物背景设定作为主要线索联结起男女主角的“缘分天注定”。萨布丽娜·切尔奎拉这样形容爱情的沦陷：“爱情像雨水，浸透骨髓。”在高考的那天，白晓宇第一次见到王斤斤，一眼即万年，骨髓瞬间尽透。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既是一场对自我秩序的颠覆，同时缠绕着关于命运的某种宿命感，在一见钟情的高峰体验里勾勒了爱情的轮廓。四年后，命运的逻辑再次显形，两人再次邂逅，在爱·伦坡的精神世界里昭示出灵魂伴侣的唯一性。至此，一见钟情的外在形式与灵魂伴侣的内在精神共同创造

了这场爱情的神话，描画了爱情的特殊形状。

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中提出爱情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初期的坠入爱情，是一种吸引、俘获的体验；中期阶段在聊天约会中了解彼此；后期阶段陷入现实的困境与日常的琐碎，并生出失恋的恐惧。《被我弄丢的你》前半部分集中呈现了初期、中期的浪漫爱情，后半部分重点摹写了爱情的“暗面”。当爱情与现实生活的艰辛相撞，人的主体性会从爱情的眩晕里抽离，退回生活的真实里，于是灵魂高度契合的白晓宇与王斤斤亦未能免俗，摔入与现实世界的无限周旋中。和生活的博弈加速了爱情刻度的无法同步，由此产生的爱情时差渐渐拉开了两人灵魂的距离，两次忘带钥匙的细节对比正是这一距离的侧写，映照了感情的摇摇晃晃。而命运的逻辑通常不是以直线的形式示人，如影片里不断提起的《丽姬娅》的“重生”隐喻，相爱的人始终会在一起，这恰是爱情的形状。

弄丢的生活与悬置的爱情

与片名相呼应，影片是一个关于“弄丢”的故事，在微妙的感情拉扯中通过“弄丢”来呈现爱情的分量，就像宣传海报上所标示的：“今年你弄丢了什么？谁又弄丢了你？”

《被我弄丢的你》展示了两次“弄丢”，第一次是两人初次相遇后，第二次是经历了生活消耗后的分手。“弄丢”是一个感受性比较强的词，指一种主观上的疏忽或错误而造成的丢失。电影里“弄丢”的主语是白晓宇，如果说第一次“弄丢”是客观原因所致，那么第二次“弄丢”则是他主动的选择。第一次“弄丢”的背后彰显出白晓宇对王斤斤的无比坚定，而第二次潜藏着他对这段感情的无奈

和遗憾。

现实的柴米油盐与爱情的理想主义在天平的两端来回争夺，延续了“爱情还是面包”的经典命题，识别出现实主义关怀的初衷。然而与较遗憾的是，电影对生活细节的刻画表现出明显的割裂感，从而掉进了空有概念没有内容的窠臼里，如此，电影“弄丢”的反而是生活本身。

作为电影里的主线之一，男女主角的事业轨迹被普遍地简单化处理，分割成一个个小的碎片，呈现为一带而过的几个镜头、主角的内心独白和别人的转述，取而代之的是营造氛围的感伤音乐、加了滤镜的慢镜头和陈旧的蒙太奇。可是，爱情之所以会“失势”，在于现实生活的难以承受之重，正是它们曾经势均力敌，历经坎坷后的情感浓度才会尤其深刻。

更重要的是，爱情的镜面其实是自我，指涉一种本能的自我真实与精神完整性，它唤醒了个体在惯常秩序和日常参数之外的特殊经验，经由亲密关系获得自我身份的一再确认。当《被我弄丢的你》里的生活被简化为一种概念或一个空壳，那么天平那端的爱情也随之被悬置了。

要指出的是，影片里的爱情线索同样有不少薄弱之处。开头过于快速的情节推动使两人的相爱动力已显示出某种牵强，中间的甜蜜浪漫也添加了许多工业糖精，大量的内心表白与恋爱细节上的空洞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令“在爱情里好好生活，在生活里好好相爱”的落脚点难以安置。

同样是关于爱情与生活的角力，《花束般的恋爱》提醒了此类类型片继续探索的样本意义。影片花很多笔墨描摹爱情里那些微小的高度共鸣，和生活逐渐折损感情的现实触角，有了它们的托举，结尾处爱情的遗憾尤为强烈，余味难尽。在这个维度上，《被我弄丢的你》流露出某种失衡，结尾的和好如初在仪式上完成了叙事任



务，却弄丢了真正的内核。

爱情片的市场密码及其不满

近年来，国产爱情片深陷一种制作怪圈里。随着多种类型片不断地涌入电影市场，传统的爱情类型施展能量的空间受到挤压，客观上使其趋向选择更为保守的制作方式。在创作

上，大多遵循拿来主义，倚赖小说改编或对外片进行翻拍，借由相对成熟的IP以保证电影的“正确”。在体量上，往往倾向以小博大的运作模式，针对目标受众专项定制，甚至是粉丝限定。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爱情片怪象，清一色的流水线制作模式，爱情的面目被限定在某种特制的叙事结构中。就这个意义而言，客观来看《被我弄丢的你》表现出一些突破的努

力，与当下的时代情绪形成了某种呼应，标识出电影市场密码的痕迹。电影与原著最大的不同是加入了很多女性线索。原著中以白晓宇的第一人称视角剖白了与妻子王斤斤从相识到相恋再到进入婚姻的故事，王斤斤作为“他者”被置于一个“被讲述”的语境中，其中叠加了白晓宇对她的想象、揣测与解读。电影在铺排了新的故事基础上增添了与“她”有关的线索，比如在爱情与生活的相撞中，一反往常叙事里男人越来越忙、女人越来越不满的老套路，反而呈现了王斤斤的事业起伏，随着她的世界越来越大，爱情的定义及其重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平庸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的追问里试图响应当下正热闹的女性议题。影片选择妇女节上映也是一种“女性向”的策略。可这样的努力还是显现出浅尝辄止的保守性，继续从属于“命中注定”这个浪漫爱的核心。就像片名中的语态所示，这段爱情里的主语是“他”，而非“她”。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银幕里的爱情与现实模样正在渐行渐远，国产爱情片也常被当作一个靶子受到指摘，但其中的多数在票房上有不错的表现，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目的，这也是爱情类型能持续在电影市场中扎根的原因所在。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大众对爱情的内在向往，因为爱情是一种本能，是人类最深刻的情感体验。一份《国产爱情电影数据洞察》给出了网友关于爱情的热议话题，包括“真的建议大家要主动表达爱”“分手后一定要删除对方吗”“分享欲真的很重要吗”等，是爱情作为本能的注脚。缘此，国产电影更加需要好的爱情片，如何跳出怪圈是亟待反思的命题。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